

土耳其是可以爭取的「朋友」

作者：張志剛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、全國政協委員

文章刊載於《明報》2023年12月7日

本欄過去一直強調一個觀點，那就是面對美國遏制和圍堵，我們應盡量避免掉入「陣營化」陷阱。美國現時用的策略，其實都是以「陣營化」為目標，「小院高牆」就是敵我分明的手段。而俄羅斯因為跟烏克蘭的軍事衝突，就正正進一步掉入「陣營化」陷阱。北約在美國主導下加強軍事團結，俄國的盟友卻寥寥可數，一旦旗幟鮮明地站邊，強弱懸殊態勢就突顯出來。過去普京曾半公開地提出跟中國再度結盟，但卻沒有得到積極回應，最後不了了之。事實證明，我們只是把俄國定性為睦鄰友好，而不是同盟盟友，這是絕對正確的決定；否則俄烏衝突一起，我們就很難有迴轉餘地。中國的立場就是俄烏兩國都是朋友，所以立場是勸和促談；一旦俄國成為盟友，我們就只有義無反顧地支持俄方。

中國外交非追求盟友 而是結交更多朋友

若我們在外交上盡量避免「陣營化」，而面對美國「小院高牆」策略，我們也是盡量化解、尋找活動空間，那我們就不是要追求更多「盟友」，而是結交更多「朋友」。土耳其正是我們可以爭取的其中一個國際上重要「朋友」。

中國其中一項綱領性的外交發展原則，就是「不結盟、不對抗、不針對第三方」。把這條綱領性的原則反過來，其實就是美國現時針對中國的遏制策略。倘我們也走上拉幫結派的道路，那就是各自結盟、互相對抗、針對對方，最後很容易就走上全面衝突的結局。

只做「朋友」、不做「盟友」，那就是「不結盟、不對抗、不針對第三方」的體現。土耳其雖然是北約成員，但近年都是貌合神離。土國傾盡全力，滿足歐盟各項要求，但最終都被歐盟拒之門外，只能通過簽署海關聯盟的形式，便利工業製品及經加工的農產品進出口，其實這令土國的獨立自主能力有所提高；而近年在地區以至國際事務上得心應手，更使土耳其可以自行其是。土國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，並處於歐亞大陸要衝之地，這令土國的自我定位，比一般國外評論定性為「中等強國」為高，起碼在強人埃爾多安心目中，土耳其應該是正宗「強國」，而不是「中等」。

土耳其的國家定位一直較模糊，它處於歐洲和亞洲的結合處，大部分領土在亞洲，但經濟和商業中心卻在歐洲境內；土國又是地中海國家，黑海海岸線十分長。所以，土國的特殊地理位置，令其國家定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。而在文化方面，土耳其是

伊斯蘭、突厥和現代主義三者的結合體。美國前國安顧問布熱津斯基也指出，現代主義者希望土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，所以要傾向西方；伊斯蘭主義者則向穆斯林大家庭靠攏，所以強調要傾向南方；抱有歷史觀點的民族主義者則認為，處於地區主導地位的土耳其，在黑海盆地和中亞各突厥民族中有特別使命，所以要着眼東方。土耳其在不同時刻，都受着這 3 種力量牽引，因時而異。

土國東轉的近因固然是不得歐盟大門而入，而其歷史發展背景也有其他遠近成因。土耳其雖信奉世俗化政策，政教分離，惟九成七領土在亞洲、逾九成五人口是穆斯林，2500 年的歷史傳統和 1300 年的伊斯蘭歷史，不是那麼容易洗刷。而近 30 年，有數以百萬計受傳統觀念影響甚深的農民移居城市，令城市貧民階層擴大。這種社會階層分化，令伊斯蘭色彩濃厚的政黨日趨強大。

中土兩國有巨大合作空間

除了以上內因，也有蘇聯瓦解，令土耳其不再需倚靠西方力量去頂住蘇俄的外因。300 年來，俄國為爭奪出海口，與土耳其成為死敵，兩國共發生了 20 多次戰爭；為應付北面蘇俄的威脅，土國別無他法，只有用歐美來做擋箭牌。但冷戰結束，蘇聯解體，土耳其承受北面的壓力大減。在土國經濟日見起色、外部壓力減低、歷史使命感重燃之下，它要成為地區大國，就一定是向東靠。

從以上土耳其的國家特性而言，土國不可能與美國成為親密盟友關係；就算在強人埃爾多安之後，其繼任人也不會放棄不是一般「中等強國」的「強國夢」。有了這個基本條件，土耳其是我們可以積極爭取的一個重要「朋友」。上周提到埃爾多安於 2012 年在其執政 10 年後首度訪華，也是土耳其總理 20 多年來首度官式訪問。在此之前，中國時任總理溫家寶於 2010 年 10 月訪問土國，作為其歐亞之行最後一站，溫也是 8 年來首次訪問土耳其的總理。由兩國領導人的高層互訪開始，中土兩國關係就進入上升軌，兩國貿易額由 2009 年 126 億美元，上升到 2022 年 385 億美元，增加了足足兩倍。而土國工業製品是進入歐洲的大門，成為中國企業進入土耳其投資的一大吸引力，這令中土兩國有龐大合作空間。更重要的是，土國全力追尋民族復興的夢想，只要我們支持他們努力追求，我們就是土耳其的朋友。

相比之下，美國對於其他國家的民族復興事業，沒有感受，更不感興趣。

（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）